

与佛陀一起

吃早餐

〔美〕

罗兰·梅鲁洛 / 著

Roland Merullo

袁田 / 译

BREAKFAST
WITH
BUDDHA



BREAKFAST
WITH
BUDDHA

与佛陀一起 吃早餐

Roland Merullo

【美】罗兰·梅鲁洛 / 著 袁田 /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佛陀一起吃早餐 / (美) 梅鲁洛著; 袁田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11

书名原文: Breakfast With Buddha

ISBN 978-7-213-07179-9

I. ①与… II. ①梅… 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39257号

BREAKFAST WITH BUDDHA by Roland Merullo

Copyright © 2007 by Roland Merullo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arly Rusoff & Associates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Xiron Books Co., Ltd.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1-2016-161

与佛陀一起吃早餐

[美] 罗兰·梅鲁洛 著 袁田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责任编辑	沈 度
责任校对	张志疆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 / 32
印 张	9.25
字 数	215千字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7179-9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1

我是奥托·林林^①（拜托，不要讲马戏团的笑话），我有个奇怪的故事要讲。第一眼看上去，它或许只是我的一趟公路之旅，在我超棒的妻子的建议下，从我们在纽约市郊的家到我青少年时期的领地——北达科他州的斯塔克县。而实际上，它是一次内在游历的记录，要谈论那种远行，你的口气很难不流于傻气或惹人生厌的平静，要么就像某个自以为被伟大神灵单独挑出来，充当终极真理喉舌的人。如果你了解我，就知道我绝不是上述那几类人。我自认为是个普通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相貌平平，身高一般，政治上走中间道路，在美国中产阶级里处于偏上的位置。朋友们觉得我风趣，有时有点自作聪明，是一个正派、体贴的四十来岁男人，按照“虔诚”那个词的惯常意义，我从来没有特别虔诚过。我在这里讲的故事会让他们大跌眼镜，但我又能怎样呢？我答应过自己，只要

① 林林（Ringling）家族是美国的马戏世家。

讲出这趟公路之旅的事实就好，让听者自行根据信服程度来接纳或嘲弄。

所以，本着全面披露的精神，让我这么说吧：在开车去北达科他州之前，就像我认识的很多人一样，关于事物的更深层意义，我不时被一种啃噬人心的费解所折磨。我运转正常，俗话是这么说的。妻儿和我过着舒适的生活，真的是超级满意的生活：漂亮房子，两部车，下馆子吃饭，爱，和平，互相扶持。然而，不时地，我头脑的密室里会吹进来一阵不安的风，就好像有一扇窗忘记关了，暴风雨钻了进来，我堆放得整整齐齐的关于如何做人的笔记都被刮下了台面。

等我回到纽约，那阵风已经平息下来。表面上，什么都没改变。我没有开始修炼悬浮升空术。我没有剃度，开始激进的饮食冒险。我没有辞职，把家人搬到西西里岛乡下一座修复的修道院里，也没有离开吉妮和孩子们，跟办公室里22岁的编辑助理同居。不过，内在里，在那些密室，在思想和情绪的隐秘之处，有些东西感觉彻底不同了。所以，尽管我是个注重隐私的人，还是做了这个决定——又是在吉妮的建议下——把我在美国公路上每一天发生的事写下来。就算别无他用，我想，这个故事或许还能在某人的生命里投下几声欢笑，现如今这倒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先把话说在前头：我是个心智正常的普通美国男人。年方44岁。在曼哈顿一家专营美食图书的备受尊重的出版公司斯坦利伯恩担任资深编辑。大半辈子和同一个女人携手婚姻。我们有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娜塔莎16岁半，安东尼14岁，有一只跟人很亲的混种狗，名叫贾斯伯，在纽约的一个高价郊区有栋房子。吉妮也工作，用极少时间兼职做博物馆的自由摄影师，几乎全职当一名体贴的母亲。毋庸置

疑，这不是完美的生活。我们也有自己的担忧和失望，疾病和伤痛，况且，家里有两个青少年，我们有时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家庭骚乱，在我听来，就像一只装满荷尔蒙的水壶煮沸了，在炉子上尖啸。但这是吉妮和我白手起家打造出来的生活，一开始没有多少钱，也没多少人帮忙，我们对此很自豪，也心怀感激。

在我上路前的六个月，一把酸楚的新调料被撒进那一锅美好生活的炖汤里，被撒进晚宴的漩涡、关于家庭作业的争论和8月里为期两周的海滨租屋度假中。我的双亲，72岁的罗纳德和70岁的玛蒂尔达，在北达科他州一条名叫“国道22”的双车道高速公路上因遭遇车祸而丧生。两人心理机能完善，健康状况极佳，今天他们还是电话线另一头熟悉的声音，隔天就无法接通了。没了。一片寂静。不可触及。有着雄浑独特个性的硬朗农人，被一个坐在倾翻的蓝色皮卡车里跟我同龄的醉汉化成了灰烬与记忆。

我们都去了北达科他州参加追悼会。（住在新泽西州的妹妹西莉亚是搭火车去的，她继承了母亲对航空旅行的恐惧。）该流的眼泪也流了。也聊起了旧日时光，有美好的，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有对那个人的愤怒——撞死他们的那个人——很快他就要入狱。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我没有料到的，是在我父母葬礼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环绕我的庞大空虚感。

不止于丧亲。那是一种拉锯式的不满，在来来回回地切割我自以为是的神经束。有时甚至在最明媚的情绪里，我都能意识到它。把眼睛从美好生活上挪开哪怕一秒，就看到它在那里：与其说是抑郁，倒不如说，是对你所作所为的不祥的小小怀疑；不是困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这么问太生硬，但的确是循着这条思

路。所有这些努力与神伤，所有这些喜悦与苦难，所有这些忙忙碌碌，所有这些东西——一千个头条，十万次谈话，电子邮件，开会，纳税申报，保证书，账单，隐私声明，伟哥广告，捐款号召，选举周期，每天报道的战争，拿着空酒瓶去垃圾场，补牙和体检，箍牙和朗诵会，吉妮的情绪，我的情绪，孩子们的情绪，足球排位赛，水管工的付费单，连续剧角色，更换机油，守丧，婚礼，给花坛浇水——所有这些，我开始自问，到底都通往哪里？通往国道上一辆撞毁的别克吗？然后呢？上天堂吗？

好吧，我是旧观念的拥趸，相信一个人如果活得正派，以后就能升上天国。我不反对。但是有时候，在搭乘通勤火车回家，经过哈莱姆区的公寓楼时，或者娜塔莎和安东尼沉迷于IMing聊天的时间太久，我叫他们放下手机，好好完成一场家常便饭的疯狂现代仪式时，或者只是手里拿着一杯黑皮诺，站在朋友50岁的生日派对上时，我都能感觉到这股突如其来的疼痛，顺着我的皮肤划开，我就像患了某种存在主义的流感。只有一刻，只在一瞬，它就能刺破我生活的闪亮外壳，就像一把剑从接缝处刺穿铠甲。

即使在父母过世之前，我也有过类似这种感觉。但在那一天之后——2月7日，北达科他州一个严寒的周二——就好像有一层幕帘被拉开，日常生活的杂事和愉悦都被衬在疑惑的背景下比照。目的，计划，更深层的意义，我能信任谁来告诉我？治疗师？本地部长？还是比我多活十年、见过更多世面的网球搭档？我发现自己不只在夜里睡觉前琢磨，去上班的路上，站在火车站台上，看电视时，跟孩子讲话时，甚至，有时候，就在吉妮和我刚刚做完爱时，也在琢磨。

所以，我估计，这么一种心理状态让我完全做好了这场非凡冒

险的准备。如果我胆敢用上帝视角来观察，那么在我看来，生活总是如此运作：你一遍又一遍地以一种诚挚的方式问某个问题，答案就会浮现。但是，至少在我的经验里，那个答案会根据它自己神秘又神圣的时机来到，而且通常不以真面目示人。它的到来让你措手不及，甚至不愿要它，或者一开始就无法接受。

2

父母在退休不再干农活后，仍住在养大妹妹和我的房子里，他们把房子周围2000英亩种植着向日葵、大豆和硬麦的沃土租出去。他们死后，抛售老农庄的义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鉴于我是长子——而且我得这么说——也是唯一能负责的孩子。这不是我想干的事情，老天晓得。我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够多了，没工夫帮忙啃高原老牛肉。但有些义务是不容你不管不顾的：孩子饿了，你得去做饭；配偶病了，你要照顾她；父母去世了，你就得处理房产。

这项义务本来已经够复杂的了，两个问题却让它难上加难。第一个问题是我的妹妹西西莉亚，一个很好的女人，但她就像一块上好希腊菠菜派的脆皮，一碰就碎得七零八落，古怪得要命。而且我也提到过，她不太能忍受航空旅行。第二个问题是，尽管我对保留房子和土地毫无兴趣，出于情感的原因，我的确想捞回几件结实的古董家具。所以，怎样才能最方便地卖掉房屋，搬走家具，还要把我妹妹的不可预见性和长途距离考虑在内，变成了我心头的“北达

科他州难题”。

在我们婚姻的历程中，吉妮和我培养出了一项很好的仪式。在周四的晚上，不管还有别的什么事，我们都一起坐上一个小时，喝上一杯红酒，聊聊天。这些交谈的话题从娜塔莎找男朋友的品位（离谱的发型，庞大的词汇量）到某个国家总统的暴行。我们大笑，我们戏谑，我们争辩，我们细品美酒。天气暖和时在我们的粗石庭院里，天冷则在厨房案台旁。

这些谈话中有一场——当时是4月，枫树已经吐芽，我们坐在室内——专门聊的是“北达科他州难题”。

“你就是在拖这件事。”吉妮以她典型的单刀直入的方式说。

“谢了。”

“你心里一直有道北达科他州的坎。你一直在逃避。”

“不是有道坎。就是一栋房子。土地。五六张老橡木桌子、椅子之类的……有道坎。你的口气真像我妹妹。”

“你妹妹是另一道坎。”

“你家的兄弟姐妹基本还算正常，所以你没有同感。你在康涅狄格州中部长大。没有人跟康涅狄格州中部过不去。”

吉妮开怀大笑。她有一头美丽的栗色长发，如今刚蒙上一道灰纹，至今她都抵御住了剪短它的诱惑。我们在厨房里喝着酒，我记得，是一杯果味浓郁的冰弗纳夏；我伸手过去，给她的酒杯再次斟满。我们的头顶上方，某种或许被称作“音乐”的东西在安东尼的房间里咚咚作响。我瞥了一眼妻子，看到“北达科他州难题”边缘的四周，飘浮着一种熟悉的感同身受和理解。陈年的爱，久经时间考验，有什么能敌得过它？

吉妮快旋着酒杯。我父母的婚姻一直坚固而喧嚣，他们的关系

由几个星期的柔情蜜意和一种坚忍的高原和平组成，不时被火山爆发似的争吵打断，吵的都是简单的事，比如我父亲怎么把牙刷插在架子上，或者我母亲怎么煮燕麦粥。我好奇，当皮卡车的前保险杠以70英里的时速撞穿老爹的车门时，他们有没有在进行著名的吵架。

“你必须开车过去，你知道的，”吉妮最后说，“西西莉亚必须到场，她又不可能坐飞机。而且你需要租一辆拖车把东西拉回来。”

“请搬家公司做就行。”

“搬家公司不能卖房子啊。”

“房地产经纪人能卖房子。”

“你应该去，去跟那个地方和解。你知道你该去，奥托。而且你需要离开我们一段时间，离开工作。你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真正休息过了。”

“我可以飞过去，在那里跟她碰头。”

皱眉。然后是一声尖叫，我们头上有哪里在摔门。我们等了几秒，看看是不是动真格的。不是。

“让西西莉亚一个人开车过去再开回来？”吉妮说，“她一个人？开着她14年的老雪佛兰，用她20年前的旧地图？她会开到洪都拉斯去。”

“她能凭直觉认路。向灵性导师请教。”

再次皱眉。几块肌肉的收缩中蕴藏了太多信息。有时在我看来，是全部的历史。我们俩的全部历史，至少。

“她都开去追悼会了，还不错啊。”我说。

“不错？没在米诺而在法戈下了车，不得不用她最后几百美金租了一辆车，还雇了司机。你和我在火车站看着乘客下车，之后火车绝尘而去，就是不见西西姑姑？那就是你认为的不错？”

“算不错的了，”我说，“这样怎么样？我们一家人借此机会来一次家庭旅行？8月里找两个星期。就我们四个，开休旅车。西西姑姑搭火车。”

这就是那种最后一个音节还没说出口，你就知道已经粉身碎骨的提议。工作的时候，相当经常地，我是类似无力提案的接受方。一个卖出300本书的作者说，她有个新项目的想法，要对保加利亚酸菜做一个详尽无遗的评述。她能做成的，她知道她能。

吉妮放下酒杯，开始扳指头：“一、我们用科德角换大俾斯麦，这意味着拿海风和21摄氏度的天气换来飓风警告和阴凉处的35摄氏度高温。二、我们的狗和我们家一双美丽的儿女要坐在同一部车的后座上，坐3000英里，来回。三——”

我举起手来：“你的第二条就把我打败了。喏，让我至少跟孩子们提一下吧。我有假期。能休三个星期，而不是两个星期，一个星期在海角，其他的时间留给林林家族在路上。我们可以拜访一些我认识的大厨，参观名胜古迹，吃几顿一流的大餐，趁机玩一圈。”

吉妮看了看我，她的嘴角有一丝兴味。她说：“我要送你两个字，亲爱的。”

“哪两个字？”

“没……戏。”

话音一落，我们60分钟的独处时间结束。

3

晚餐时间，我决定绝口不提“北达科他州难题”。吉妮做饭，孩子们摆桌子、清理台面和扫地，我喜欢洗碗。尽管我们为人父母的风格相当随意，还是两条规矩：在餐桌上对他人表示起码的尊重；吃东西的时候旁边不要有书、杂志、功课和电子设备。娜塔莎和安东尼显然刚在楼上争吵什么事，传递餐食时，他们各自沉浸在版本稍有不同的青春期愠怒里，娜塔莎对食物挑挑拣拣，安东尼则狼吞虎咽。清理的时候，他们叽里咕噜地又吼起来，然后各自重重地摔门回房，温习代数。

等洗碗池清理干净、碗碟也擦好后，我摸上楼去，两只手捧着我那乐观得不可救药的家庭出行计划，就像捧着一盆枯萎的天竺葵去探望生病的老阿姨。

我敲敲娜塔莎的门，发现我们很会读书的女儿正对着电脑，戴着耳机，她周围的墙上贴着美国女子足球队的运动员，还有腹部扁平、噘着嘴唇的年轻摇滚歌星的海报。她还在因为跟弟弟的争吵

苦着脸，摘掉耳机后，有点不情愿地转向我。我拉过一把椅子，第一千次注意到，她的眼睛有多像我的母亲。一种灰绿色的、高原拓荒者式的直率，就好像在那些雀斑和长睫毛下，卧着光秃秃的石头。我有时会担心，她会不会像我母亲一样，成为一个踏实、可靠却不怎么温暖的妻子。然而，那个冬天的下午，我提前两小时回家，发现她和她的天才男友杰瑞德正浓情蜜意地在客厅的沙发上亲热。热络得很。

我说：“塔莎^①，你知道我得去北达科他州解决爷爷奶奶的房产。”

“我知道，爸。”瞟一眼电脑屏幕。或许史黛西正在写，尼尔的新发型不如以前的可爱，或者艾琳那天选的短裙实在丑到家。刻不容缓地回复这些东西很重要。

“嗯，我在想，如果我们趁机来一次公路旅行或许会很好玩。我们四个。贾斯伯也去。我们可以尝试露营，或者住好的酒店，也可以二者结合。游游泳，吃吃东西，看看名胜。一次家庭冒险。你看怎么样？”

她看着我，久得似乎有她整个童年那么长，然后说：“爸爸，露营？跟我那个恶心的禽兽弟弟？”

“好吧，那就从里面减掉露营。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她的眼神突然变成了30岁的人才有的眼神。宇宙有一条定律：你说出口的话总会回到自己身上，而且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语气。

“爸爸，”她说，“理智一点。”

① 娜塔莎的昵称。

通常来说，我是那种乐天的人。这在图书出版界是可贵的性情，因为每失败十八次才会有一次成功，而且每年至少有一到两次，时尚的潮汐能把最脚踏实地的人儿冲进险浪。这在养育青少年的险恶水域里也是可贵的性情。所以，尽管在娜塔莎那里彻底碰壁，我还是走过门厅，敲了敲安东尼的门，心里想的是，我要是说服了他支持这次家庭自驾游，那么他和吉妮加上我，就能逐步做娜塔莎的工作，让她不再抵触。

那个春天，安东尼正在饱受被称为“发育期”的折磨。相比于脸上的其他器官，他的鼻子和耳朵长得太快了。皮肤看上去就要被撑爆了。上唇上面冒出了黑须。他的姐姐当然乐此不疲地提醒他这些烦恼，吉妮和我通常得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当我走进他的房间时，我发现他正躺在床上，一次又一次往空中投掷棒球再接住它，处于闷闷不乐的催眠状态。

“我记得我也那么玩过。”我说，一边侧坐到床上，捏了一下他的小腿。安东尼正处于不怎么喜欢被人触碰的年龄。“有些夜晚，我试过接住一千次。”

“在那些无聊的北达科他州的夜晚，是吧，爸爸？”他停止抛球，看着我。

“有时相当糟糕。但从其他方面看，那里也是很酷的地方。你从没见过那里真正的乡下。野生水牛，不毛之地，印第安人之类的。”

“是吗？”

“像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感觉到鼓励，继续说，“奶奶和爷爷喜欢那里。”我看到一道熟悉的阴影掠过他长满粉刺的脸。他和我父亲一直很亲近。“还在为他们难过，嗯？”

“是啊。”

“我得去那里一趟，你知道，解决房产的问题，卖掉房子。”

“什么时候？”

“8月。我应该是开车去，只有在8月，我才可以走开那么久。想去吗？”

“去哪儿？”

“北达科他州啊？”

“开车去？”

“当然。我觉得我们可以趁机来一次家庭冒险。我们所有人。”

“算了。”

“那就我跟你呢？”

“算了。我在考虑参加橄榄球队选拔。我正准备问呢，你们都去科德角的时候，我能不能去约拿家住。”

你只有61公斤，我想说，但忍住了。我自己以前也当过61公斤的橄榄球运动员，大概一共就上场了14分钟，那段时光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还有一个摇晃的膝盖。

“要是我们在选拔赛前出行呢？”

“选拔8月3日开始，爸爸。”

“好吧。但是大体上你是想去的，对吧？”

“说实话，一般般。这段时间我更想待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你知道，要一直一起坐在车里，住汽车旅馆，不感冒。”

我们家屋后有个露台。就是平常的布置——户外家具，盆栽植物。在那里或坐或站，你能向下俯视一条小溪，疲弱的水流切入一道长满草的沟壑。在野性方面，我们只有这个，有些夜晚，夜幕降临时，我坐在庭院的椅子上，面对那些树木，会对某种别样的人生有稍

纵即逝的察觉，不这么居家，不这么安全的人生。不是说完全摆脱家庭义务——我喜欢作为家庭的一部分——而是没有这么多现代美国中产阶级郊区生活的职责。没有这么多特别的顾虑和职责，为了换取人类史上最安全、最丰富、最轻松的生活方式而付出的代价。

那天夜里，在跟娜塔莎和安东尼聊过之后，我走出去，站在露台上，凝视树木。我们忠诚的狗贾斯伯过来靠在我的腿上。一个安静的伙伴。尽管这些天来，贾斯伯比我们家任何一个孩子都更深情，我知道，他们还是爱我的。我知道他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慢慢离开吉妮和我，然后再兜兜转转地回来。等他们到二三十岁时，我们就会很亲近……但到那时，他们也有了自己的顾虑和职责，他们自己也要更换机油，预约医生，还有商务会议，或许有他们自己的孩子。很有可能，他们的事业会把他们拽到一两千英里以外，留下吉妮和我，像我的父母一样变老，靠每周的一两通电话支撑，母亲节收到花，忙乱的探望。为什么我们都为这么一种生活方式而骄傲啊？让家庭像干透的柴火一样裂成碎块。

我听到纱门合上，听出吉妮的鞋踩在石头上的刮擦声和踢踏声。她在黑暗中来到我的身旁。贾斯伯挪开了，靠到她的膝盖上。

“达科他计划没成功？”她说。

“没成功。我在这里沉思人生的意义。”

“有那么糟哦，嗯？”

“没那么糟。他们都是好孩子。只不过已经漂移上他们自己的轨道了。这很自然，也是对的。只不过我猜，我就是有这幅画面……我也不知道……”

“某种绵绵无期的家庭生活的画面？”她说，“满满的全是幸福，像麦当劳的广告那样？”